

杨嘉剧作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花 城 出 版 社

杨嘉剧作选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了老剧作家、暨南大学教授杨嘉1947—1982年所著剧作十部。题材广泛、内容充实，从各个侧面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重逢》、《星洲二房东》描绘了旅居南洋华侨的苦难和觉醒；《血火朝鲜》、《美国的黄昏》展示了侵朝美军的血腥暴行和朝鲜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壮烈场面，同时表现这场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心灵的创伤；《五羊四喜》刻画了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国侨校学生；《银光倩影》讴歌一个归国老教授的高风亮节……作者以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生动曲折的戏剧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浓郁亲切的生活气息扣动读者（观众）的心弦，令人感受到思想情感的陶冶和艺术上的享受。

序

李 门

一九七五年某一天，杨嘉同志拿着一幅画来要我题句。画面上出现的是一只翠鸟和几株嫩竹，虽然显露生机，但还没有兴旺之气。这不正象征着当时的政治气氛么？我对着画苦思了好一会，就写上“昨日东篱植数枝，参天挺拔看来时。羽毛秀美堪珍惜，不及鲲鹏展翅飞！”我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斗争是有同感的：我们合作写过《海瑞回朝》一剧，因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一九七五年一段时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人们深锁的双眉稍为舒展了一下，但“四害”还在，人们还处于严重的逆境中。什么时候，万物才能够蓬勃生长、展翅飞翔呢？不消说，画和诗都含着一点忧郁的感情的。好了，翌年的十月，我们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了！沐着党的三中全会的阳光，现在，杨嘉以多年心血写成的剧本能够结集出版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

解放初期我在省文教厅时就和杨嘉共事过。他是一个归侨作家，在文教厅做了很多辅导群众文艺的工作。在我和他的交谈中，知道他在一九三八年就到了越南堤岸，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活动。两年后，到新加坡任教，同时不忘写作。太平洋战争期间，他随同郁达夫、胡愈之等同志到过苏门答腊西部地区。日本投降后他重返新加坡，组织了星洲实

验话剧团，演出过不少中外名剧。他的海外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他也勤奋地写过不少剧作。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连同解放后写的一共有六部是华侨题材，在数量上占了一大半。在这类题材中，生活内涵又各不相同，可以说是色彩各异，别有特色。此外就是写抗美援朝的，写知青下乡的，题材比较广泛，艺术上也各有成就。看了他的剧作，你会感到他在创作时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的。作品都在不同时期反映社会的某个侧面，真实地描写出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地方色彩也比较浓郁。

在华侨题材的作品中，由于作者忠于生活，热爱生活，因此六个作品都程度不同地给读者（观众）以心灵的感染，接触到炙热的“赤子之心”。如写于一九四八年的《重逢》，通过两个同学隔别十五年后的偶然相遇的故事，反映了战后南洋的社会的一角：物价高涨，失业成风，一个青年迫得铤而走险，拿着假枪行劫。刚巧被劫者是他的同学——一个做生意失败了的商人。劫贼被捕了，商人要把他保释，剧情是引人入胜的。作者借商人之口说出：政治民主，民生安定，才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这是作者的时代实感，只是形象地通过剧中人而表达出来吧了。这个剧本曾编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戏剧集里，被誉为“纯粹是一个服务于当地现实的佳篇”。另两个剧本《星洲二房东》、《排演之前》则被编进《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七集里，各有好评。说到人物生动、语言精粹方面，我却要提到作者一九八二年的力作七场话剧《银光倩影》。它写的是八十年代，以外科名医邝公道为模型，描写王振中教授早年从西德回国，历经“四清”及“文革”的各种折磨和劫难，最后党落实政策，被派赴西德参

加国际医科会议，他不留恋异邦，坚决返回祖国，表现了归侨专家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王振中的形象是写得饱满的。剧里的党员护士长李秋凝，她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她爱护王振中，支持王振中，和王振中同甘共苦，始终等待着他，这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感人肺腑。

杨嘉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的剧作常常紧扣社会现实，没有向壁虚造。加以一个归侨作家，对祖国的爱是深沉的，祖国的安全与强盛，常常系在他的心底，以至形诸笔端。不是么？当抗美援朝的日子，杨嘉不仅在文教厅认真组织群众创作，广泛动员群众为抗美援朝出力，他还亲自动笔，写了好些作品，选在本集里的就有《血火朝鲜》、《美国的黄昏》和《南国烽烟》三剧。

写于1951年的《血火朝鲜》是一个三幕剧。主要通过美军第八军一个班生存下来的四名士兵的遭遇，反映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侵略罪行，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依靠群众力量，迫使美军节节败退的情景。这个戏参加过当时“爱国月”戏剧演出，不失时机地鼓舞起观众的爱国热情。《美国的黄昏》反映了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在市民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以为向外扩张是应该的，当然也就产生目睹侵朝战争的反动性而走上街头示威的反战和平战士。中、朝的奋战，人民的力量，使美军日益走向失败，《美国的黄昏》正是通过一个家庭而写出这种趋势的。

写知识青年下乡，《在绿色战场上》（发表于一九五七年）是较早的一个剧本。农村需要知识青年，那是不言而喻的。主人公黄志鸿却曾经动摇过，以为在城市工作才有出路，但

事实教育了他，使他懂得“有人以为可能戴着白手套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最粗鄙的错误。”（斯大林语）的道理。他决心留在农村，不怕艰苦，在绿色的战场上作战。人物的性格是真实的，历史地来看这一段生活，也是真实的、可信的。虽然后来“四人帮”把知青下乡的事情搞歪了，但广阔的农村需要开拓、需要人才，那是三中全会以后愈来愈明确的问题。所以《在绿色的战场上》具有历史上的认识作用，作者把它选出来，那是有他的正确意图的。

杨嘉写作经历较长，可是由南洋回国后不是担任文化部门的工作，就是在暨南大学以教授之职从事文学教育活动，中间又曾下放海南，算起来写作的时间是不多的。加上曾染肺病，几次动了手术。但他的生命力极强，战胜了病魔后还是照旧工作，照旧勤于执笔，除了剧本之外，他还写了好些散文和小说。总之，他的拼搏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当前我国建设四化的喜人事迹，层出不穷，在事业上正是起飞的时候。各条战线的改革者的光辉形象，无不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在创作领域上不倦地飞翔的杨嘉，我期待着他将有更成功的剧作问世。

一九八四·五·一五·

目 录

序（李门）

重逢	（ 1 ）
赤道浪潮	（ 16 ）
星洲二房东	（ 26 ）
排演之前	（ 56 ）
南国烽烟	（ 70 ）
美国的黄昏	（ 97 ）
血火朝鲜	（ 119 ）
在绿色的战场上	（ 176 ）
五羊四喜	（ 206 ）
银光倩影	（ 237 ）

独幕话剧

重 逢

时 间：一九四八年某日傍晚

地 点：新加坡一郊外住宅

人 物：商人

贼

华探

女仆

马来警察（不出场）

布 景：商人住宅中之客厅。布置雅致。舞台左方一道通屋外的门，在右侧近窗口处一张写字台，上面堆置文具杂物，桌后有玻璃橱，内放家常用具，如茶杯、药瓶等物。台后正中一道较大的门，通内室，挂有门帘。右后方也有一扇窗，窗外是花园，窗前放两张沙发，一张小几，上面有收音机和电话。此外相架、窗布等，可随意装饰。

（幕开，台上空无一人。少顷，商人从外返，面色憔悴，头发披前额，一望而知是在商场中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

商：（公事皮包一丢，坐在沙发上。顺手扭开收音机，

唱的是广东小曲：“唉！你个衰鬼！点解咁乞人憎呀……”烦躁不可耐，连忙关上。忽而铃铃、铃铃，……

（他有点神魂颠倒，以为是门铃，跑去要开门，才知道错了，转过身来，接电话。

Hello！ 是呵……顺丰三万块钱的账一定要还他？……怎么，迟两天也不行？……（声音强作柔和）喂，请你告诉他，这一次请他帮忙帮忙，只要两天好了。澳洲来的那批货，只要价钱稍为涨一点，我马上抛出，先还他顺丰的账，就请他再宽限两天……怎么？两天也不可以？请你美言几句，……也不可以？明天一定要还？……（愤怒地，把电话机挂断。）真是商场如战场，毫无情面！

（心情烦躁，焦急地在室内往来踱步，忽然跑到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把手枪，审视一会，放回原处。再转到橱前，在橱内取出一小瓶子。）

阿司匹灵，（把它放在桌上，取出另一瓶）安眠药，（拿着瓶子，犹豫不决，终于放下瓶子，跑到电话机前，拿起听筒，转动号码）Hello！ 是顺丰号吗？头家有在？……回家了？（放下听筒，再拿起，另拨一号码。）Hello！ 李端贵先生在家吗？是，请他听电话……Hello！ 你是端贵兄？我是宏清。……（客气地）刚才打电话到你店里，听说你已经回家了。吃过饭了？……还没有？……呃，是的，那笔账的事想跟你再商量一下。请你再放松两天……（故作笑容）呃……我想向你解释一下。最近到的

几批货，确是亏蚀太利害，昨天硬着抛出一批，先还了各方面的一点小账，实在他们迫得太利害。你的一笔，数目太大了，想向你商量两天。……你说的是放在货仓的那一批货？实在卖不出手，价钱落得太惨了，卖了不够还租钱，过两天怎么样？只要两天……不行？（焦急）你也没有办法？好了好了，不行就算了。（把听筒放下，暴躁地。）好，一拍两散！我的船沉了，看你又有什么好处！（走到桌前，毫不犹豫地拿起瓶子，但昏乱中拿起的却是阿司匹灵的药瓶。倒了一杯开水，一片，两片，……连吞了数片。瓶子空了，暴风过去，这时反而显得较宁静了。于是坐在沙发上，静候着他以为会到来的一刹那）

〔忽然，彭彭彭！门被猛力地敲着。

商：谁？

〔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跑向门去，可是门已被猛力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拿了枪的劫匪，他机灵地随手将门关上，背靠在门上，用枪指着商人。

贼：不要响！再讲话就打死你。

商：我……

贼：不准响！（手紧握枪柄上）听见了没有？——手举起来！

〔商人被威胁地退后，双手高举。

贼：退到那个角落。（用枪头指向左后方，再望望那正中后门）把那门锁上。（看着他照样做了，然后看看自己的手表。）时间不多，快把锁匙拿出来！

商：我告诉你……

贼：（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快点！

商：我刚刚吃过……

贼：吃过什么？吃过大餐？他妈的，你老子连白开水还没喝过一口哪。

商：不是，我刚刚吃过了……（用手指着那桌子上的空瓶）

贼：（离远的望一望）阿司匹灵，你钱太多，头痛了是不是？我来替你解决。

商：（急忙申辩）不是，我不是吃了阿司匹灵，我是吃了……

贼：不要多讲了，老子管你妈吃了什么东西，锁匙拿出来。

商：（诚意地）我想向你解释……

贼：（暴躁）他妈的！有什么好解释的？钱不拿出来，怎样解释也没用。

商：（真心）我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没有钱。

贼：（觉得他那种欺骗的方法太笨拙了）哈哈！你没有钱？还要说是“老实”的告诉我。哈哈！

商：这不是骗你的。在今天，不，在现在，我真的跟你差不了多少。

贼：什么？你真会说话。“你跟我差不多”？他妈的！你住的是洋房，坐的是汽车，刚才还吃过大餐，钱太多头痛了，吞两片阿司匹灵，拿我来比你？我吃了三天面包，两天稀饭，到今天才算碰到你这一条肥鱼！

商：我们实在各有苦衷。

贼：不要再开玩笑！什么“我们”、“你们”的，不要把我跟你拉在一起。

商：（深有感触）唉，现在，真的我还比不上你呐。

贼：少说废话！

商：（不觉尽情吐露）我是做生意失败了。

贼：混蛋！我从来没有听过做生意的人会说是赚钱的。

商：最近的一批澳洲货，刚到了又落价。

贼：每批都赚还了得？

商：现在落到一点现钱也没有……。

贼：银行有的是存款。

商：都透支完了。债主追逼，真是走投无路。

贼：谁听你的鬼话！你有心跟我磨时间是不是？锁匙拿不拿出来？（捏紧手枪，进迫一步）

商：（诚意不被接受，于是反感）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

贼：讲理不干这一行了。（凶暴地）拿出来！

商：（愤然，把一串钥匙掏出）好吧，拿去。

贼：（机警地）慢点，放在桌子上。

商：（走过去，放到桌子上，然后又退回来。）告诉你，这房子里一点现钱也没有。

贼：（过去，把钥匙抓在手里）你说的话是真的？

商：不相信，你去搜好了。

贼：真会做戏，你们这些狡猾的犹太鬼。（忽而转念）先把你身上的现款拿出来！

商：（正要伸手去掏）……

贼：慢一点，总共有多少？

商：不知道，拿出来算算吧。

贼：好。……

商：（掏出来的都是一些零票子）大概有两块多钱。

贼：（落空、失望）混蛋，你跟我捣鬼，让我先在你脑袋开个天窗！

商：告诉你，这两块多钱你还是拿去的好；到了明天，就连这两块多钱也都不是我的了。

贼：谁要你这些——（绝望之中，又打定了别的主意）既然没有现款，那么，你就写一张签据给我。

商：签据？

贼：唔，是的。你在纸上写着：说是你的商店因为需要我的保护，愿意送交我一笔保护费。在下面签了字，明天我叫人到你店里来拿。

商：（忽然）哈哈！

贼：（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商：我那儿来的钱呵？

贼：又是这一套！

商：而且，不要说明天了，就是今天晚上也许我也过不了。

贼：说鬼话！你到底要不要写？（迫着）

商：好吧好吧，不相信我的话，我就写给你吧。

（商人坐到桌前，铺开纸，要拉开抽屉拿笔来写，但——

贼：慢点！这儿有笔。（把自己身上的一根旧钢笔拔出来，递给他）想拉开抽屉，好聪明！（于是自己退到沙发上。商人开始在写，他把枪放下，抽着烟）

商：（写好了）要我念给你听？

贼：好，念吧。

商：（念着）“新加坡协源号店主陈宏清因惧歹徒扰乱，愿意送交——填上什么名字？”

贼：随便，“冯二狗”好了。

商：（拿笔填上，然后继续）“送交冯二狗保护费叻币——要多少？”

贼：（不假思索）一万元。

商：（也照样填上）“保护费叻币一万元正。携字到店，即兑现款。此据。陈宏清。”这样对吗？

贼：（颇满意）好的。

商：可是，我很想对你作最后的忠告。

贼：又有什么废话？

商：你看我房子里的东西，哪件用得着的，你拿去好了，我都送你算了。

贼：好漂亮！难道我稀罕你这些拿不动的东西？我要的是钱，钱！

商：你不听我的劝告，等一下给人家发觉了，持械行劫，不是好玩！

贼：我不上你的当，把签据拿来！

商：我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贼：死就死了，噜苏什么！

商：（一怒而起）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情义！

贼：（冷冷地）这冷酷的社会，教我不要讲情义，不要相信别人。

商：（对这个倔强的性格，也毫无办法，但是，灵机一动——）那么，这签据要盖图章？

贼：也好。

商：图章在抽屉里。

贼：（一时大意）拿吧。

商：（拉开抽屉，拿出来的不是图章，而是黑亮的手枪）站起来！

贼：（事情转变得太突然，要抓回几上的手枪，已来不及了）啊！……

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要动，把手举起来！

（指着台左前方）退到那边，（自己跑去拿起电话，拨着三个“九”的号码）Hello, Yes, Sini Rex Road, Nomor seratus tiga-poelu lima, tolong lekas datang。（说的是马来语。放下听筒）我的好话，已对你说尽，可是对你们这种不讲理的家伙，只好这样。

（忽然发现留在几上的手枪，拿起来看）怎么，这是一根木造的手枪？哈哈！（对贼）原来你拿这种东西跟我开了半天的玩笑。（审视一番，倒觉得很有趣）这家伙造得倒不错，连我也骗了。——令我想起，以前的李耀春也要向你甘拜下风。

贼：谁，你说谁？

商：住嘴！没有人跟你讲话。

贼：你说的是李耀春？

商：（大声地）不准多说！

贼：（追问下去）他以前在怡保读过书？

商：关你什么事？

贼：他家里很穷，可是在学校里的成绩很不错。

商：（怀疑）你怎么会知道？

贼：（继续自己的话）有一次，他在学校里演戏的时候，造了一根很像样的木手枪。

商：呃，你认识他吗？

贼：认识。（垂头无语，无限感慨）

商：那么，他现在做什么？

贼：他？

商：说呀！

贼：他没有事情做。

商：哦！

贼：他失业，已经整整的有两年了。而他的家庭负担——

商：他也结婚啦？

贼：他虽然没有钱，难道就不可以结婚吗？

商：不，我的意思不是——

贼：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他的母亲，你记得吧？

商：对，那左边眼睛坏了的………？

贼：现在，连右边的也都瞎了。

商：唉，可怜！那么他怎样过活？

贼：他干着不正当的职业。

商：和你一样？

贼：也可以这么说。

商：呵，何必走这条路呢？

贼：没有办法。社会上的不平迫着他走这条路。谁不愿意在家里过着安静的生活？谁高兴干这种不名誉的勾当？在战争的年代，大家都咬着牙根，熬过了那漫长的苦难日子，希望胜利到来，会带给我们安乐的日子。可是，和平了以后，还不是一样的物价高涨，米粮减少，到处失